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十五回 悔失信南牢獨劫友

卻說賀氏回家，到得家內，不先入住房，到得後邊堂樓底下，將帶來的包裹並身上所帶的小件東西俱皆藏匿，然後提心吊膽走進自己臥房。見任正千尚睡未醒，叫道：“大爺，不脫衣而睡，連衣怎睡得舒暢，大約是昨日醉歸就睡了。這是妾身不在家，就無人管你閑事。”叨叨咕咕，自言自語，把任正千驚醒。一見那賀氏站在面前，不覺雄心大怒，罵道：“賤人，做得好事！怎今日舍得回來了？”賀氏假驚道：“妾被王大娘苦留不放，故未回來，多住幾日。今早諄諄告辭，方得回來，有何難舍之處？”任正千道：“好大膽的賤人！你與王倫幹得好事，尚推不知，還敢強辯！”賀氏雙眼淚道：“皇天呵，屈殺人也！這是那個天殺的在大爺面前將無作有，挑唆是非，害人不淺呵！”任正千道：“此時暫且饒你，稍停看你性命可能得活！”怒氣沖沖往書房去了。秋菊忙送梳妝盒，夏蓮忙送淨面水，俱送至書房內。任正千帶草草梳洗了，在書房內靜坐。看官，你說正千靜坐為何？因他心內暗想道：雖賀氏實有此事，但未拿住，審他一個口供，方好動手。不然無故殺妻，就要有罪。正在那裏思想審問之計，鼻中忽聞酒香，回頭一看，見條桌上一把酒壺，一個酒碗。起身向前，用手一摸，竟是一壺新暖的熱酒，說道：“這是那個送來的？未說聲就去了。”遂斟上一碗，口內飲酒，心內想計，不覺一碗一碗，將五斤一壺的燒酒吃在肚中。正是：酒逢暢飲千杯少，悶在心頭半盞多。一則是早酒不能多吃，二則心中發惱又易醉，任正千不多一時，酒涌上來，頭暈眼花，遂隱幾而臥。這壺酒正是賀世賴臨行時，在賀氏耳邊所說之計，叫賀氏到家，暗暗命丫鬟送酒一壺。知任正千乃好飲之人，未有見而不飲，將他灌醉，則易於捉拿了。

且不言任正千書房醉睡，且說孫老爺帶領捕役人等前來，離任家不遠，楊幹稟道：“二位老爺在此少停，待小的先到強人家內觀看動靜，並打探強人現在何處，再來請老爺駕往。不然，一眾齊至，恐強人知覺，則有預備。小的素知強人了得，恐怕驚動逃走。”孫老爺道：“速去快來！”楊幹邁開大步，來到任家門口，問門上道：“任大爺起來否？”門上人認得是縣裏馬快楊幹，忙答道：“大哥那裏來的？”楊幹道：“弟有一事，特來拜托任大爺。”門上人道：“家爺起卻起來了，聞得在書房中又飲了五斤一大壺燒酒，大醉隱几而睡。既楊兄有事相商，我去稟聲。”楊幹連忙禁止道：“弟也無甚要緊事，既大爺醉臥，不便驚動，再來吧。”將手一拱去了。回到孫老爺前稟道：“小的訪得強人正大醉隱几而臥，請老爺速行。”楊幹同合班人眾各執攬鉤長桿、王家教習各執棍杖鐵尺在前，孫、陳二位老爺乘轎、馬隨後，到了任正千家門口。楊於稟道：“二位老爺在門外少坐，待小的先進，獲住強人，再請老爺進內起賊。”孫老爺分付：“謹慎要緊！”楊幹答道：“曉得！”於是率領一眾人等直奔書房而來，任府家人見一個捉一個。離書房尚有數步之遙，早听得軒聲如雷。楊幹等在門外站立，用兩把長鉤在任正千左右二腿肚上著力一鉤，十個人用力往外一扯，任正千將身一起，‘哎喲！何人傷我？’話未說完，‘咕冬’倒地，可憐兩個腿肚鉤了有半尺餘長的傷口，鉤子在肉內。任正千纔得抬身要起，早跑過十數個人抓伏身上，那棍杖、鐵尺似雨點打來。可憐虎背熊腰將，打打寸骨寸傷人。當時任正千還想掙扎起來，未有一盅茶時節，祇落了個哼喘而已。楊幹道：“諒他不能得動，不必再打了。快請老爺進來起賊。”外邊著人請孫老爺，內裏賀氏已知任正千被捉，早把帶來的包裹打開，並身邊帶來的小件東西盡擺在堂樓後。孫老爺進去，在裏邊一點明上單，又把各房搜尋，凡有之物，盡皆上單。卻說任正千乃定興縣第二個財主，家中古物玩器，值錢之物甚多，盡為贓物了。大件東西則入單上，金銀財寶並小件東西，被搜檢之人披的掖、藏的藏，連捕衙陳老爺亦滿載而歸。起賊已畢，孫老爺分付將強人家口盡皆上索，計點十數個家人，並兩個丫鬟、賊妻賀氏，別無他人。孫老爺道：“帶進內衙聽審。”朱筆寫了兩張封皮，將任正千前、後門封了，把鄉保鄰右俱帶至衙門聽審。分付已畢，坐轎回衙。

那任正千那裏還走得動？楊幹卸了一扇大門，把任正千放上，四人抬起赴行前來。孫老爺進了衙門，坐了大堂，分付帶上強人，將任正千抬上連門板放下。孫老爺問道：“任正千，你一伙共有多少人？怎樣打劫王家？從實說來，省得本縣動刑。”任正千虎目一睜，大罵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誰是強盜？”孫老爺分付：“掌嘴！”吆喝一聲，連打二十個嘴巴。孫老爺又問道：“贓物現在那裏，還要抵賴？”任正千道：“你是強盜！今日帶了多人，明明抄掠我家，反以我為強盜！”孫老爺又分付“掌嘴”，又是二十個嘴巴。任正千祇是罵不絕口。孫老爺分付：“抬來棍來！”話不重敘，一夾一問，共夾了三夾棍，打了二十杠子。任正千昏迷幾次，仍罵道：“狗官！我今日下半截都不要了，即令你剛了我，想任爺屈認強盜之名，萬萬不能。”

孫老爺見刑已用足，強人毫無口供，若再用酷刑，則犯貪暴之名。分付：“帶賊妻賀氏。”賀氏聞喚，移步上堂，口中唧噥道：“為人難得個好丈夫，似我這般苦命，撞了個強盜男人，如今出頭露面，好不惶恐死人也！”說說走走，來至堂上，雙膝跪下，說道：“賀氏與老爺磕頭。”孫老爺問道：“賀氏，你丈夫怎麼打劫王倫？一伙多少人？從實說來，本縣不難為你。”賀氏道：“老爺！堂上有神，小婦人不敢說謊。小婦人已嫁他三年，一進門兩月光景，丈夫出門有兩月纔回來，帶回許多金銀財寶，並衣服首飾等。小婦人問他：這些東西從何而來？他說：外邊生意賺了錢，代小婦人做來的。彼時小婦人祇見他空手獨去，並無他物，那裏生意做來？就有幾分疑惑，新來初嫁也不好說他。後來或三月一出門、或五月一出門，回來都是許多東西。又漸漸有些人同來，都是直眉豎眼，其像怕人，小婦人就知他是此道了。臨晚勸他道：‘菜裏蟲菜裏死，犯法事做不得，朝廷的王法森嚴，我們家業頗富，洗手吧。’反惹他痛罵一場。小婦人若要開言，他就照嘴幾個巴掌，小婦人後來樂得吃好的，穿好的，過了一日少一日，管他則甚。晚間來了幾個人，都說是他的朋友。小婦人連忙著人辦了酒飯款待，天晚留那幾個住宿，小婦人也祇當丈夫在前陪宿。誰知到半夜時節，听得許多人來往走動，又听口中說道：‘做八股分吧。’一人說：‘平分纔是！’小婦人就知那事了。各人睡各人的覺，莫管他，惹氣淘。不料天明就弄出這些事來了，臉面何在！正千若听我的話，早些丟手，豈不好！別人分了走開，落得好；你隻身受罪，還不說出他們名姓來，請老爺差人拿來問罪。可憐父母皮肉打得這個樣子，叫你妻子疼也不疼！又不能救你。”又朝著孫老爺磕了個頭，雙眼淚淚叫聲：“青天老爺！筆下超生，開我丈夫一條生路，小婦人則萬世不忘大德。”任正千冷笑道：“多承你愛惜，供得老實！我任正千今日死了便罷，倘得雲散見天之日，不把你這淫婦碎屍萬段，不稱我心。”

孫老爺又叫帶他家人上來。家人稟道：“小的從未見主人為匪，即有此事，亦是暗去暗來。小的等實係不知，祇問主母便了。”賀氏在旁又磕了個頭，叫聲：“老爺明鑒！小婦人是他妻子，尚不知其詳細，這家人、丫鬟怎得知情？望老爺開恩。”孫老爺見賀氏一一招認，也就不深究別人。叫刑房拿口供單來看，與賀氏所供無異，遂將任正千下監，家人、奴僕釋放，賀氏叫官媒婆管押。

那孫老爺又將鄰右鄉保喚上，問道：“你等既係鄉保鄰右，里中有此匪人，早已就該出首。今本縣已經捉獲，你等尚不知覺，自然是回庇通情。”鄰右道：“小的等皆係小本營生，早出晚回。任正千乃富豪之家，小的雖為鄰居，實不通往來。伊家人尚然不知，況我等外鄰！”鄉保道：“任正千雖住小的坊內，往日從無異怪聲息；且盜王倫之物並無三日、五日，或者落些空漏，小的好來稟告；乃昨夜之事，天明就被拘，小的如何能知？”孫老爺見他們無半點謊言，又說得人情，俱將眾人開釋。將贓物寄庫，審定口供，再令失主來領。發放已畢，退堂去了。

卻說王倫差了一個家人，拿了個世弟名帖進縣，說：“賀氏有個哥哥在府內作門客，乞老爺看家翁之面，將賀氏付他哥子保領，審時到案。”知縣不敢不允人情，遂將賀氏付賀世賴領去，賀世賴仍帶到王倫之家日夜同樂，真無拘束了，這且不提。

再講花振芳送巴氏弟兄到了山東交界，抽身就回。因心中有事，往返一百二十里路，四更天起身，次日早飯時仍回至定興縣。昨日寓所已被火焚，即不住南門，順便在北門外店內歇下。住了一個單房，討了一把鑰匙，自管連忙吃了早飯，邁步進城，赴四牌樓而來。花振芳祇恐失信於朋友，還當任正千既知此事，今日必不與王倫會飲，自然在家等候，所以連忙到任正千門首。及至，抬頭一看，祇見大門封鎖，封條是新貼的，面漿尚未大乾。心中驚訝道：“這是任正千家大門？昨日來時，雖然寂寞，還是一個好好人家。半夜光景，難道就弄出大事情，朱筆封門？”想了一會，又無一個人來問問。無奈何，走到對面雜貨店中，將手一拱，道

聲“請了！”那櫃上人忙拱手問道：“老客下顧小店麼？”花老道：“在下並非要買寶店之貨，卻有一事，走進寶店，敢借問一聲：那對過可是任正千大爺家？”那人听得，把花老上下望了又望，把手連搖了兩搖，低低說道：“朋友，快些走，莫要管他什麼任正千不任正千的！你幸是問我，若是遇見別人，恐惹出是非來了。”花老道：“這卻為何？請道其詳。”那人道：“你好嚕甦，教你快走為妙，莫要弄出事來連累我。”花老道：“不妨！我乃過路之人，有何干係？”那人卻祇是不肯說。花老再三相逼他說，那人無奈，祇得說出來與花老知道。這一說，不打緊，有分教：奸夫丟魂喪膽，淫婦吊膽驚心。畢竟那人對花振芳說些什麼來？且听下回分解。